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他摇摇手掌，声音都有些含混不清了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嗚呀，看不出你还有酒量。来来，醉上一碗。”

我灌了一口，酸溜溜的。啞啞嘴，又品出了一股浓浓的苦味。我从没见过像晋美这样灌酒的人，闷闷地一声不吭，大碗大碗的酒就空了。满满的一罐酒全倒进了他的无底的嘴缝里，瘦小的身子还未见丝毫膨胀。那酒全渗出了他的骨头缝血管里，他也溶解成了酒，醉倒在阴沉沉的，寂然无声的夜色里。满世界都充斥着他的兴奋的鼾声。

我在他渐渐冷下来的火炉旁坐到了半夜。

哦哦，啞啞啞啞……

一串凄惨的啞叫声颤颤的抖，寨子里的狗吵闹成了一片。

晋美猛地翻身爬起来，望望窗外，说：“是我的兄弟。”

哦哦，啞啞啞啞……

又一串长长的啞叫滚过，晋美焦黄的脸愤怒的紧皱着，鼻尖上挂着几颗油腻斑斑的汗珠。他咬着牙根吐出一句：“老子料到他会来，贼狗。”

我问：“谁？”

他说：“贼狗。”脸色变得犹如长年风雨洗刷，褪尽了色彩的经幡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我拉开门，他紧紧抱住我，浑身的骨架像被寒风扎刺般地颤栗起来。

他说：“你去？死！”

他把我猛地掀开，走到茶桌旁，把剩下的半碗酒灌进嘴里，沮丧地摇摇头，说：“你不懂，我们的事你不会懂的。那种事谁也管不了，菩萨也会闭上眼睛的。”

他歪倒在卡垫上，枯裂的嘴唇边溢出一溜污黑的残渣。

狗的喧闹骤然停止了。黑夜啞啞叫着，淹没了一切声响。从窗口向外望去，雾更浓了，坡上高高低低的碉楼始终是平静的，平静得不复存在，只有一块块立在山寨背后的，任由夜风狠很撞击也不吭声的，没有生命没有感情冰冷如霜的黑岩石……

无情的呼哨

最先活起来的是粘稠浓醇的晨雾。

这灰蓝色的怪物，从阴沉沉的岩石缝隙和挂满粉霜的草丛间挤出来，拖着笨重冰凉的身躯缓缓蠕动，爬行，漂游，渐渐的，吞没了这死一般沉寂的山谷……

山寨就在此时醒了过来。

晋美牵来两匹高大膘壮的马，拉着缰绳对我咧着嘴嘿嘿笑着。那酒气那苦闷那怨愤早已陪着黑夜消失在浓烟滚滚的晨雾中了。他哼着歌，把我的一皮袋子血肠绑在那匹黑炭似发亮的马屁股上，又开四根指头梳理着马浓浓的鬃毛，对我挤挤眼角。

“嘿，敢骑吗？”他问。

我拉过马缰绳，跳上马背很神气地遛了一圈，望着他笑。

“算我眼瞎，成了羊粪蛋子。看不出你会骑马。”他在我屁股后抽了一皮绳，跳上另一匹毛色雪白的马上了去。

他默默地望着村口，那是他兄弟的小土屋。屋门紧锁着，闹嚷嚷地围了一大群人，冷落了对面画上巨像的那堵土墙，墙下游荡着几只无主的羊。

“看个卵。”

他阴着一张难看的脸，低声咒骂，狠狠抽了马一鞭。马蹄重重地从屋前碾过，把黑黑的泥土朝惊慌的人群溅去。

我心堵塞着疑团，跟上来问：“邓登怎么样？”

他阴阴地回答：“死不了。”

他脸上的雾气越来越重，伏着马背使劲挥着缰绳。我问他什么，他就红着脖子用藏语咒我，好像我就是他常骂的那个贼狗。

山雾弥漫，山路陡峭。几声灵灵的怪叫，使人从两腿间隐隐透出一股冷颤来，直刺紧缩的心脏。

哦哦，啞啞啞啞……

天地间迸出一串嘶人肝胆的长啸，似凄厉的狼吠狠狠撞击着坚硬的崖壁。山谷里陡然透出刺骨的寒冷。

哦哦，啞啞啞啞……

又一串伤心欲绝的呼喊，顺着潮湿的寒风扑面而来。

“是我兄弟。”晋美使劲抽打疲惫不堪的马，嘴里咒骂着什么。

山路中央，站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，袒露出枯黑的胸脯，拳头在胸脯上使劲擂着，嘴里野兽般地哭嚎。他没理睬晋美，眼光蛇信子般地直刺我，牙帮恨得隆起肿块，拳头举过头顶使劲挥着。

“骗子……魔鬼！”他又恶狠狠地骂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藏语。

“没出息的畜牲。”晋美跳下马，也朝他挥着两只拳头。

在这浓雾弥漫的山崖上，两兄弟像没有丝毫感情的仇人大声争吵着，互揪着头发扭打起来。晋美恨着兄弟那张黑泥斑斑，没有血色的脸，呸了一口浓痰，猛地挥出一拳，又是一拳，咬紧的牙齿缝里蹦出几句粗鲁的话。邓登紧握着红肿的脸恨着哥哥，忽然，他揪着头发尖声嚎叫起来，激昂地擂着胸脯向哥哥诉说着什么冤屈，在哥哥又挥了他一拳后，他揪着头发尖声嚎着朝山下狂奔而去。

哦哦，啞啞啞啞……

悲怆惨痛的嚎叫还清晰地映在那片黑塔般的山壁上，亢奋的嘶声里透出无尽的怨苦，整块山谷都在颤抖，拱动。

晋美长长胃叹着，蹲下来紧紧捂住脸，难受地抽动着背脊，指缝间淌出浑浊的泪。他回头看着我，眼缝中要淌出血来，骂了一声：“妈的，你还不快滚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向往康定

◎周华

“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端端溜溜的照在，康定溜溜的城哟……”还是在孩提时代，就会跟着大人们哼唱《康定情歌》，那舒缓悠扬的曲调也在我心中播下了向往康定的种子，让我的心飞到了康定、飞到了那座溜溜的城。

第一次对康定城有“直观”印象，是从母亲的口中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母亲路过康定。这座孕育《康定情歌》的小城，给母亲留下了四个字的印象——逼仄、风大。母亲所讲的“逼仄”，主要是说康定城被夹在三山之间，地势狭窄，这也可能正是“溜溜城”的本意。而“风大”一说则主要是指大风湾的风，当年母亲是带着年幼的二妹到巴塘探亲，等母亲把二妹放在车站门口准备回身去取行李时，二妹被大风吹倒在地，不得已，母亲只好用一根布带把二妹捆在电线杆上。此说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我还是深信不疑，毕竟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孩子捆在电线杆上。

母亲在川藏线上的行走还在持续着，关于康定的故事也在母亲年复一年的讲述中逐渐丰满，于是，那颗向往康定的种子开始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种子终于滋长成参天大树，我也如约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康定。

深秋的康定，四周的高山上已经有了皑皑白雪，穿城而过的折多河一路咆哮着奔涌而来，飞溅的浪花犹如跳动的音符，高高跃起后又回归河床，一路欢歌向东而去。大风湾的风果然名不虚传，每天都要撩开小城的裙裾，扯着嘶哑的嗓子迎着南来北往的客人。

康定是一座因为情歌而闻名的城市，别名打箭炉，又称炉城，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府所在地，素有“藏卫通衢”、“川藏要冲”之称，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重镇，历史上不仅与上海、武汉齐名享有全国“三大商埠”美誉，还一度成为西康省省会。凭着《康定情歌》的加持，这座散落在横断山中的小城像插上翅膀，早已蜚声海内外。现实中的康定，还真的印证了母亲的讲述。那时的康定城，除了高耸入云的大山，就是蜷缩在大山下的那些低矮瓦房。房子是典型的川西建筑风格，大多沿河而建。几座孤零零的小桥随意散落在折多河上，将东西两岸连成一片。城里弥漫着杠炭和酥油茶的味道，著名的景点水井子就在小城的中心位置。相传，藏族大成者唐东杰布当年路过康定，修建瓦斯喇嘛塔时，就发现了这一眼泉水，认为这是康定城最圣洁纯净的泉水，于是便在折多河上搭建了一座桥，此桥便是后来的下桥，人们多由此桥过河到水井子取水。再后来，为了方便大家取水，当地商会将水井子作了一番修整，并规定上井为饮用水取水处，下井分两隔，上隔洗菜，下隔洗衣。在那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这种取水、洗菜、洗衣的方式一直陪伴着小城、陪伴着小城人的生活。在那条写满岁月沧桑的街道上，背水妇女们留下的印痕，伴着条石上的那些脚窝，把小城的历史拉得老长。当时的康定，交通极为不便，仅有一条川藏公路把它同各县连在一起，发往

各地的班车一般都是十天半个月才有一班。由于是路过康定，我根本来不及细细品读这座小城，就把它匆匆抛在了身后。此后的日子，虽然每年都会从康定路过，但除了“冷”之外，它几乎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带着金沙江河谷的温暖来到了情歌之城康定。小城的建筑并没有高，只是河上的桥更多了。曾经光秃秃的跑马山上，已经披上了绿装。将军桥的那座木桥早已销声匿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宽阔的水泥桥。除此之外，小城里流传的“四十八家锅庄”“郭达造箭”“公主桥”“岳钟琪将军”的故事，更是像一本向我敞开的书，在讲述着茶马古道上那些沉淀在历史中的过往。从那时开始，我渐渐融入了这座城，爱上了这座城。每逢周末，我和同事们登跑马山、逛二道桥，寻锅庄旧址、访情歌遗迹，听子耳樵歌、观郭达停云，在溜溜城里品小城旧事，徜徉在历史烟云中。穿城而过的折多河，滋养着这片流淌情歌的土地，也见证着小城的变迁。一九九五年六月，大雨云从四面八方飘来，逐渐堆积在康定上空，最终在折多河流域酝酿成一场百年未遇的洪灾。经历了洪水袭击的康定城，引起了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高度关注，也为这座小城带来了重生。从那以后，原本袖珍的高原小城，在关怀的目光中逐渐长大。当年地处城郊的公主桥，已经变成了城中心，宽阔的川藏公路边，一幅巨大的文成公主入藏壁画，在讲述着一千多年前的民族团结故事。在折多河的下流，一路奔涌的河水在一座座大坝前放慢脚步，经过那些缠绕在山中的引水隧道，变成清洁的电能，点亮了万家灯火。

经过重建的康定城，不仅河堤更坚固、城市面积扩大了好几倍，还在折多河上重塑了四桥浪雪的盛景，那一座座造型别致的新桥，就像绽放在折多河上的彩虹。水井子的取水功能已经消失，一座汉白玉水姑娘雕塑在重温过往的同时，也引来了无数打卡者。只有怀旧的人们，会去取一壶甘冽的泉水，泡一壶清香的边茶，仍千年茶马古道的遗韵在茶香氤氲中升腾。

城市在长大、长高，昔日巍峨的郭达山，突然间好像矮了不少。在郭达山中，川藏公路过境隧道担起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重任。而在跑马山中、雅拉河畔，雅叶高速正悄无声息地向青藏高原深处延伸。在车流不息的折多山上，康定机场为情歌城架起了空中走廊，在神鹰起降的巨大轰鸣中，康定交通不便的历史被彻底终结，千年商道上的驮铃渐渐沉寂在记忆深处。

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，我不但喜欢上了康定凉粉和酥油茶的味道，骨子里也被烙上了康定印记。这些年，我开始学着用文字记录这座小城，记录那些发生在身边的细小变化。每每有远客来访，我都会带着他们逛老城、游新城、登跑马山，在那一朵朵如牛乳般的溜溜云下，聆听情歌故乡紧跟时代的脉动。

不老的情歌依旧在传唱，新时代的情歌每天都在小城演绎。今天的康定城，到处都勃发着生机与希望。

大渡河畔冷碛老街

◎紫夫

一个“老”字，就注定了它的岁月久远。土墙围垛，瓦脊错落，几十家一溜连襟。同样的灰褐色调，近似的外观造型，土得掉渣的苍老模样，偏偏就赢得众人的青睐。

几百年前开始，顺河风一个猛子就跑折断了腿，无奈将乡里乡亲最古老的礼节习俗都一咕嘟地丢在这里。随风而来的老母鸡也在瓦沟里扎了根，迂腐而不朽烂。连空气中都带着浓浓的泥土味儿，众皆喜欢而代代相传，绝无半点嫌弃。

青春气息旺盛就靠左边，尽可到大渡河湾戏水撒娇，与老街没半毛关系。何况叶子烟的味道传了数百年，早熏黄了沿街下下的门板。五花八门的情感，在尘土和枯木之上都黯然失色。一声公鸡的打鸣将老街唤醒，村庄的滋味便贯穿了土街小巷

子。从西边的开门声次递连接到东边的叫卖声，老街的活力便将尘世沾满奢望的心逐渐填平。

世道的昌盛不以大小而论，也不以奢靡而定。嗅到满街疯跑的小吃香味，这个世界就已经开始沉醉。不信你就问街边摆摊卖自产鸡蛋的老婆。平静得微波不起的回应，一定会震撼外地人的猎奇之心。这不就是生活嘛，没一点凄风苦雨的能耐，那不叫过日子。平淡中慢慢酿出的蜜才是人生真谛。

无可指责，现实中更多的人追求阳光、喧嚣、开放……但听闻如此老街景况，也越之若鶩。这让人一时间搞不懂的世理，谁能解释得透彻？只一个心思是共同的，这样的老街千万莫再失去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